

生存悖论与伦理选择

——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中的多重共同体

雷小青

(衢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摘要:多丽丝·莱辛的《幸存者回忆录》构建了多重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些共同体通过不同的空间进行表征:艾米莉的原生家庭、墙背后变化无常的房间、现代城市解体中的“杰拉尔德之家”。运用共同体理论与文学理论阐释三重共同体,是解析多丽丝·莱辛对共同体危机与现代文明灾难间的深刻反思。小说结尾暗示理想的共同体是个体实现自我超越后的人与自然、生物的道德共同体,这也体现了莱辛关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共同体生存形态的伦理选择。

关键词:《幸存者回忆录》;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道德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5-0065-04

多丽丝·莱辛的小说总是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困惑与遐想。莱辛自己给出的解答是“只有当一本书的构思、形态和意图不被人所理解时,它才显得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具有再生效应,从而引发思考与探索”。^[1]《幸存者回忆录》是莱辛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小说独特的叙事内容与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让读者一直感到迷雾重重,学界也给出了多种解读视角:空间理论、精神分析学、叙事学、女性主义等等。然而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表现出的浓厚的共同体意识却不被关注。“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2]莱辛在小说中试图探索的正是一种超越亲缘与地域的美好的人类共同体。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3]53}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三种基本形态并对应着:“亲属”“邻里”“友谊”。莱辛在《幸存者回忆录》中构建了几重真实和虚幻杂糅的空间:艾米莉的原生家庭、墙背后变化无常的房间、现代城市解体中产生的“杰拉尔德之家”。这些空间正对应了血缘共同体、地缘

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不过莱辛并没有在小说中表现共同体的“生机勃勃”,而是不厌其烦地叙述共同体的困境、危机甚至终结。“共同体是没有感情的,否则就会死亡。”^{[4]7}对于共同体的共同性,鲍曼也认为一旦共同理解变得不自然、需要大声叫嚷、声嘶力竭时,共同体就不会再存在下去。莱辛倾注于文本中的共同体思想也正是如此,与滕尼斯、鲍曼等学者关于共同体的思考有着清晰可辨的逻辑与情感呼应。

一、艾米莉的哭声:血缘共同体与无法实现的“默认一致”

小说通过“我”的幻觉频频打开墙背后的房间,房间里生活着艾米莉一家:父母、保姆、艾米莉姐弟俩。这是源于血缘缔结的共同体,却总是弥漫着令人窒息、痛苦、压抑的气氛。气氛来自艾米莉母亲的敌意,“敌意,若是由于天然的和现存的纽带被撕断或松弛而发出来的敌意,必须严格同那种由于陌生、不了解和不信赖而产生的敌意区分开来。前者基本上是愤怒、憎恨、厌恶,后者基本上畏惧、反感、勉强。”^{[3]73}艾米莉母亲的愤怒、憎恨、厌恶从一切生活细节中透露出来:为年幼的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简介:雷小青(1972—),女,浙江衢州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英美文学。

艾米莉脱衣服时,“粗鲁地把她拖起来”;说话时,艾米莉“仿佛所有的毛孔都在吸收着以警告、威胁为形式的信息和表示厌恶的训示”,^{[5]47}她们真正希望的东西和信任毫不存在。

鲍曼说,“在发生大吵大嚷和心领神会的敌意时,总是可以设想从前曾经有过某种友谊和团结一致”。^{[4]73}“生存与时间的契约”曾是这个共同体的“团结一致”。小说一再出现“时间”和“钟表”,“那只钟轻柔地催促大家该做什么了,每个人都听从它,向它请教,把目光投向它”。^{[5]47}然而艾米莉母亲首先打破了这种“团结一致”,一再对时间发表抗议,抗议是艾米莉母亲对血缘共同体内“婚姻契约”的不认同。这个现代女性对传统家庭的生活和育儿模式显然并不想接纳,这意味着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共同体存在一个“滚动契约”,鲍曼把这样的“滚动契约”称为“活络合同(rolling contract)”。共同体的成员在意志和情感上要不断地趋于一致,这样共同体才能保持下去,反之,共同体成员个体意识明显,契约招致的破坏力就越大。

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更重要的表现是童年艾米莉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艾米莉成长中对时间、心理与身体的感知。对于时间,那个白色小钟发出的指令,艾米莉由开始觉得它苛刻、没法逃避,到“感觉这一切犹如四周蒙着一层又厚又重的东西”,她必须强使自己“穿越它,直到能从中摆脱”^{[5]49}而获得自由。幼小的艾米莉慢慢形成的心理知觉来源于家庭里除她之外的所有成员。母亲的训斥让她身上散发出强烈的痛苦的情感波。面对母亲、父亲与新出生的弟弟,她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没人感觉过的凄凉和孤独”。^{[5]147}艾米莉病了,她渴望得到母亲的看护与照顾,可是母亲并不在意。年幼的艾米莉总是一个人躺着,她在不停地扭动中用手触摸身体各处,在触摸中形成了逐渐清晰的自我意识,“快到她的阴部,也就是她的私处了,但她的手迅速收回,仿佛那个区域是用带刺的铁丝网围住的”。^{[5]98}

共同体是一个求同的结果。个体意识的高举与彰显使共同体成员获得了自由,却同时意味着安全感的失去。鲍曼指出,共同体中自由与安全感是一对悖论,“你想要安全感?那么放弃你的自由”。^[6]小说用魔幻的手法展示共同体的保护和安全感几近丧失的场景:艾米莉愁眉苦脸埋头干活,手握扫把清扫房间里的落叶,可当落叶扫成堆

时,更多的落叶又会很快在她脚底聚集起来,它们像雪片似的从空中落下来,整个世界都覆盖着厚厚的落叶。艾米莉拼命跑,墙后的房间充满了艾米莉的呼喊和尖叫,最后变成了“绝望的哀鸣”。^{[5]155}最后一次,“我”的目光穿越了客厅炉火的火焰,看到了魔性的一幕:艾米莉长成了女孩,成熟的打扮凸显着女孩对自我身体的认知与展现,她在一面镜子前摆弄自我。艾米莉的母亲进入了视线,她的出现使艾米莉立即缩小,母亲带着厌恶看着逐渐缩小的艾米莉,最后把艾米莉的房间、房间的摆设连同那面镜子都吸进了她的身体。

“没有共同体的自由意味着疯狂,没有自由的共同体意味着奴役”。^[7]这个墙后的血缘共同体被莱辛冠之以“囚室”,共同体的成员被莱辛喻为“木偶”。莱辛用魔幻的后现代手法,描述了墙后血缘共同体从危机至终结的过程。

二、变化无常的房间:地缘共同体与身份认同的除魔仪式

莱辛曾在《金色笔记》前言中说到,“一本书的内在的生命就是它的形式和形态”。^[8]莱辛以片段式的场景和隐匿性的话语在墙后呈现了另一个共同体:地缘共同体。

墙后的“非个人地带”情境变化无常:房间里横着尸体,沙发、座椅都遭受了恶意的破坏;房间可能用来开过肉铺;房顶被掀、墙壁开裂;也曾经举办过集市或充当过市场。不管“我”怎么清理,房间总是会被“不知名的破坏者遵循什么法则”^{[5]69}变得混乱无序。有时整洁优美、富于生机:充满自然气息的森林或苗圃,“我”的目光在群山和平原间流连,“看到那里有村庄和带园圃的石头大房子”。^{[5]170}联系“我”身边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现代城市在解体,许多迁移人群穿过城市郊区向“我”居住的地方靠近,这些成群结伙的年轻人,靠自己寻找食物生活。这些隐匿性的话语勾连的是一个由村庄为主体的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由农田、山地、农场、苗圃、林地、庄稼、花草树木、平原溪流共同组成。虽然“我”在“非个人地带”几乎没有真切地看到人,但莱辛一再暗示“所有人都在不知晓的情况下被一个‘存在’征服了,甚至有些房间的居住者刚刚离开”。^{[5]106}那么艾米莉与这些迁移的人群有什么关系?小说提供了暗示语,墙后虚幻的情景与小说叙述的真实故事其实互为一体:“我”与艾米莉交谈威尔士山

地的农场,地道的面包、来自一口深井的洁净水流、新鲜的蔬菜,还有爱、友善和一个家庭给予的充分庇护。由此,艾米莉来自远方的村庄,因为无法随着人群迁移,被“父亲”领着进了陌生人的家门。至此这个隐匿的地缘共同体完成了复原和拼接。

“确定性”与“自由”是共同体内部的又一组矛盾,它们可以达到暂时的平衡,但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这个地缘共同体最大症结就是变化无常,“我”每次进入墙背后看到的情景都不一样,有时是六边形的房子,有时是一幢带有资产阶级特征的建筑,即使是刚看到的那间屋子,或是“我”整理好的房间,等我回去了又被什么“不知名的破坏者遵循什么法则”变得混乱无序。莱辛以这样的变化无常隐喻共同体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来自世界意志,它无法无天,侵害共同体,使共同体走向终结。小说叙述“我”最后一次在墙后看到的情景:一幢笔直的房子,它代表着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然后“我”把房子一块块掰下来,送进嘴里,接着艾米莉也出现了,“她掰掉了整片屋顶,塞进食欲旺盛的嘴里”。^{[5]154}莱辛把这个共同体以充满资产阶级“自由”特征的房子为喻,以被“我”和艾米莉蚕食的形式隐喻共同体的终结。

“共同体在那里产生,并且也在那里终结”,^{[4]8}共同体成员必须参与共同体本质的构建,这是共同体区别于其他人类群集的标志。莱辛借“我”在墙后看到的一幕给出了极有意味的暗示:墙后的房间里第一次出现了很多人,人们从房间的各处寻找小块布料,弯腰去拼地上的拼图,“仿佛是一个尺寸巨大的儿童游戏拼图。不过这不是游戏,而是一项严肃的、重大的工作……这里没有竞争,只有庄重、慈爱的合作”。^{[5]84}看似怪诞的一幕,是莱辛对共同体成员身份构建和认同过程的隐喻,也是莱辛为地缘共同体终结举行的“除魔仪式”。

三、杰拉尔德之家:精神共同体与“边界”缺失

“杰拉尔德之家”在小说中以写实的手笔勾画出来。这是一个模拟式的大家庭,产生于现代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5]7}城市的公共服务基本停止,法规和秩序形同虚设,人们不再以整洁的小家庭为居住单位,而以群体和大家族为单位聚在一起。“杰

拉尔德之家”的所有成员来自城市各个家庭分散出来的独立个体,为了幸存结识于这个城市的人行道,责任、爱情、信任、安全感、温暖让他们走到了一起。“杰拉尔德之家”的青年领袖杰拉尔德富有强大的责任心,艾米莉对杰拉尔德由信任、崇拜,继而迅速发展为“坠入情网”,她以部落首领的女人身份,在大家庭中完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9]119}杰拉尔德把大家庭安置在城市的一座空房子里,共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用自己武装的力量守卫自己的家,“总是处于快乐、成功、满足、工作、制作和别人需要自己的大高潮之中”。^{[5]103}滕尼斯认为,精神共同体“受精神纽带的约束,为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工作”。^{[3]66}无疑,“杰拉尔德之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共同体,返回传统的农业生活是这个大家庭的精神追求。

其实共同体自从一开始形成,保卫“边界”就变得非常重要。共同体“边界”的缺失从琼的不辞而别开始。琼是被人行道上另一个漫游群体吸引而去的,琼成了打开“边界”走出去的第一个共同体成员,从“我们”中分离成为“他者”。“边界”缺失的第二步,是“地下铁道帮”的孩子成为打开“边界”进入共同体的陌生人。他们年纪很小,没有父母,生活需求极少,生存能力很强。他们不守规矩,没有感情,没有忠诚,“只有按分钟计算的联合”。^{[5]186}杰拉尔德不顾大家的反对,道德与责任使他执意要照顾起他们,这个孩子帮派具有极大的破坏力,逻辑与秩序在他们身上全然不起作用,这是一个靠“自由意志”^[10]主宰自我的群体,因为理智不全,他们接受别人按照道德规范的对待,但却没有能力按照道德来对待他人。因此最后杰拉尔德与艾米莉也未能幸免地遭遇这帮孩子的攻击。“友谊”被滕尼斯当作最容易理解精神共同体的词语,自由、边界、情感的连锁反应,使精神共同体的“友谊”之船说翻就翻。小说随后写到“曾经自然生长的某个有机体已经被摧毁”,^{[5]196}“杰拉尔德之家”这个精神共同体也就走向了终结。

四、结语

三重共同体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生存世界的毁灭。莱辛以“她”为隐喻,在小说的结尾为我们指向了一个理想共同体。“她”贯穿于小说全文,美

丽、虚幻、给人愉悦和期待,是“我”在墙后世界里一直寻找的一个人。在最后一次墙打开的世界里,“我”终于看见了“她”,“她”的出现伴随着奇异的场景:雷声轰鸣、电光闪闪,青草萌生、鸟儿筑巢,旧时的万物纷纷毁灭。“她”带领着艾米莉和雨果进入新的世界:艾米莉彻底变换了自己的容颜,互为情感依附的丑陋奇怪的黄皮大狗,也变得高贵、堂皇,他们都已超越了自我。这个新世界是个理想的共同体,是获得自由的人类和获得平等的非人类的生态联合体,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道德共同体”。达尔文在进化论的关照下认为

“有感觉的存在物都应该被纳入道德共同体中来”,^[11]也就是“应该按照道德规范相互对待的一切个体和群体的总和”。^[12]

《幸存者回忆录》以不同于常规的情节构思和叙事艺术,构建了多重的共同体,同时剖析了共同体形态的生存悖论。共同体的危机和终结隐喻着现代文明背景下人类的生存困境,而理想共同体,莱辛的暗示是:人类必须超越自我、秩序重构、走向具有生态伦理的道德共同体。这是莱辛对自我意识彻底觉醒后的领悟,也是莱辛对人类生存形态的伦理选择。

参考文献:

- [1] 陈才宇.《金色笔记》阅读提示与背景材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69.
- [2]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J].外国文学,2016(2):70-79.
- [3]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5] 多丽丝·莱辛.幸存者回忆录[M].朱子仪,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
- [6] 朱平.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38.
- [7] 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42.
- [8] 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M].陈才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6.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78.
- [11] 曹明德.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转变——兼论道德共同体范围的扩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3):41-46.
- [12] 王海明.论道德共同体[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70-76.

Survival Paradox and Ethical Selection

——Multiple Communities in Doris Lessing's *The Memoirs of a Survivor*

LEI Xiaoqing

(School of Education, Quzhou University, Quzhou Zhejiang 324000, China)

Abstract: Doris Lessing's *The Memoirs of a Survivor* constructs multiple communities: consanguine community, geographical community and spiritual community. These communities are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spaces: Emily's original family, the changeable rooms behind the wall, and "Gerald's house"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odern city. Through interpreting the triple communities with community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ies, this paper has shown Doris Lessing's deep reflection on the community crisi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disasters. The end of the novel implies that the ideal community is the moral community of man, nature and biology after the individual realizes self transcendence, which also reflects Lessing's awakening of hum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her ethical selection of community survival patterns.

Keywords: *The Memoirs of a Survivor*; consanguine community; geographical community; spiritual community; moral community

(责任编辑:沈建新)